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夏曆乙酉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八〇六號
地址：山西興縣
四月份十小滿二十六元整

綏中我軍傳來捷音
連克平綏路北八據點
解放區擴大四萬平方里

花園島　三元井　黑山子　土城子　八號　活佛溜　陶林　霧場營子　綏歸　平綏鐵道

（本報訊）軍區回發表三十四號作戰公報：繼偏清地區的勝利，綏中我軍傳來捷音，相繼擣毀平綏鐵路以北武川、陶林境內之活佛溜、黑山子、土城子、三元井、八號、霧場營子、速力兒、民安灘等八據點。綏中幾年來的形勢為之改觀，擴大解放區東西南北二百餘里，計合四萬餘平方里，現已恢復到三八年的局面。按自四一年二萬餘敵寇殘酷「掃蕩」綏中後，敵人曾在綏中築了許多據點，並用碉堡的公路鐵路聯繫起來，從四面封鎖並分割我地區，經常集結重兵出擊「掃蕩」，將我軍壓縮在百里的地區內。我綏中騎兵健兒在敵衆我寡艱苦困難的惡劣條件下，始終堅持該地區，堅決與敵周旋鬥爭，經數年堅持苦鬥，終將敵逐漸擠回主要點綫，以上據點的收復，已將敵突入我內地區的兩條重要點綫切斷，對今後綏中區的對敵鬥爭更加有利，敵平綏鐵路綫將更感受威脅。

我軍民光復五寨後
加緊圍困神池義井
義井偽軍三十九名反正

（二分區訊）我軍民光復五寨後，即進一步加緊圍困神池和義井的敵人。我圍困民兵，不時向敵砲台上打冷槍，使敵哨兵怕得不敢露頭，據點內敵人亦不敢出動，偽軍更恐慌動搖，在我猛烈攻勢下，四月二十五日晚偽軍三十九名反正，事後，敵人將偽軍一中隊繳械並監視起來。敵人在我地雷戰廣泛開展中，非常恐慌，在附近抓老百姓給他們送死。一天，敵人抓了三四個老百姓在前面踏地雷，老百姓發覺了地雷悄悄的躲過去，敵人大搖大擺的走過時，轟的一聲，兩名敵人被炸傷了。此後，敵人便改在晚上運輸，或走荒地，但仍免不了被炸。五月二日，又在鳳凰山炸壞了敵汽車一輛，七日，在腰莊子炸傷敵人一名。義井吃水是要到石茴灣南山脚下及店兒上去担的，四月二十三日，我們把石茴灣的水源給填了。二十六日，敵人集中百人以上的兵力來挖，遭到我軍打擊，狼狽逃回，五月十二日，敵人又派二十多人出來，被我小部隊擊回三次。最後，敵人集中七十多人分二路來挑，又中我地雷逃回。現敵人每日只是向城外亂放砲，始終不敢出外一步。（賈俊湘）

為了切斷神池敵人的交通，武工隊、民兵在寧武、東寨間加強活動。五月一日，余莊林同志帶領他的武工班伏擊了由寧武出來的八十餘敵偽，毀敵大車一輛，繳獲耕牛三條，騾、米六袋，衣物一部，該敵回竄寧中，在寧化寺及東寨附近，又接連遭我打擊。民英徐光的民兵和某部連日在這一帶破擊，五月二日、八日破擊中，兩次與敵接觸，斃傷敵偽六名，收回鐵軌兩千七百多斤，十四日夜，三十多隊偵察員便配合武工隊潛入東寨北背，俘偽軍五名，繳步槍四支。（賈映瑞、賈步功、郭毅、胡出）

（寧武訊）（週到）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二十日四十天中，邊緣區某地群衆在寧（武）東（寨）鐵路上不斷展開破擊，計百人以上的大破擊有四次，三、四十人的小破擊有二十多次，總計共破壞鐵軌約二萬餘斤，值本幣八十五萬元。其自然村群衆組二兒破壞鐵軌三百五十餘斤，換下莜麥麵粉兩大石，某自然村群衆張同生破壞鐵軌換回食鹽三十餘斤，白布六丈多。全行政村群衆食鹽問題都由破壞中得到解決。（邊二貫、閻世忠、周殿英、薛文魁）

教導團速成班新紀錄
原地直刺萬二千餘次

（本報訊）五月十七日，軍區教導團速成班練刺原地直刺，最高紀錄達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次。東方現出魚肚白的時候，操場上就開始勁衝起來了，他們十八個人，九個人刺，九個人記次數，槍在他們手中，好像輕便順手的棍棒，準確而有力的刺在靶上，靶上乾草紛紛脫落下來。記次數的人清脆的報告數目，「一千、……二千……」霍志遠退了下來，他頭上冒着熱氣，王志傑的臉因流下的汗水遮蓋住，記次數的同志馬上拿出手巾給擦，李耀先的右手虎口處，已經起了一個紅泡。槍頭刺在木樁上，木樁出現的變成扁的，碎木屑像雪片一樣飛落下來。「五千，……六千……」記次數的同志繼續報告着數目，李耀先的手上出血了，血染紅了槍把，滴下來染紅了他的鞋。早飯也沒有吃，從早晨四點半起，一直刺到晌午了，最後還是排長任健同志便把他們制止住了。五個人刺殺次數是葛文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次，靳步高一萬二千零四十次，王進太一萬一千七百次，余光亮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次，李耀先一萬一千四百四十次，其中以李耀先的動作最確實有力。（王關勝）

南丈子附近村子
遭敵掠奪十室九空
一個老漢三年被敵搶走牲口十頭

（平魯訊）平魯敵人自去年秋天在南丈子，紮下據點後，不到一年的光景，周圍二十里路的村莊都被搶得十室九空了。敵偽對淪陷區的人民除繁重的苛捐雜稅外，更公開的向人民訛詐。南丈子的敵人，每天給各村攤派太陽牌紙烟一盒，水烟一塊，火柴一匣，三種東西即攤派銀洋三元五角。另外在其「維持」村內，每天要「情報員」向老百姓索取三錢五錢的大烟，但是老百姓被敵偽把有膏的都吸乾了，洋烟給不去，敵偽便加以「通紅」「通匪」之罪，大耶敲詐，往常照例每天派兩個至三個（近的村莊更多些）修工的，不是挖溝就是修碉，後來據路遠的村子去的人回憶，下工晚，下工早，就不要人去，而要送一石五斗的夜麥做頂替。敵武裝搶掠更難以救舉。某村一個六十餘歲的老漢，家有七口人，種地十五垧，三年來被敵偽搶走耕牛七頭，驢二頭，騾子一頭，去秋到現在不到一年即被勒款千餘元，糧食家具被奪一空，櫃子四被燒毀十二個，全家被脫光衣服剛去，零零碎碎被敵偽搶去的東西那就無法統計了。他的大兒子被敵偽抓去，拿親託友花了五百塊銀洋贖了回來，二兒子又被敵人抓去殺了。現在全家無法維持生活。老漢痛恨敵偽發行法幣，而深感到過去對敵政權認識不對，他說：「從前新政權叫我出公糧一石二斗，第二年五斗，第三年三斗六升，我還嫌多，如今在敵偽掠奪下，卻弄到不能維持生活的境地。」最後他說：「只有八路軍才是為老百姓的！」現在那個村子在我軍民積極對南丈子的圍困下，已反掉「維持」得到解放，正在我軍民協助下，搶種搶耕，人民更手執武器向着掠奪他們的敵人，展開了猛烈的鬥爭。（黎劍）

神府縣區幹部
分頭下鄉領導備荒
機關節約折合小米萬餘斤

（神府訊）神府於五月二十四日召集縣區黨政軍民主要幹部五十餘人，討論與布置防旱備荒工作。會前有少數幹部認為「現在並不十分旱，過一個時期會下雨。」對此項工作不甚重視，經研究晉西北關於防旱備荒的指示，縣書劉北垣同志嚴肅指出：「神府各地已成旱象，幹部首先在思想上要認識到這一工作，是對神府五萬多人民生命負責的問題。應確實處處領導人民與自然作鬥爭。」隨即引起大家熱烈討論，一致認為防旱備荒主要應從生產上着手，本着「有一天下了的雨，沒一天做完的營生」的操作經驗，去發動群衆不能停牛，儘量播種，等下雨後即可出苗。發動機關部隊群衆多種瓜菜，多種小日月糜穀、蕎麥和雜糧，多採野菜。同時，積極修水地，各區發動群衆，依據實際情況新修或修復水井，如五區太和溝、清水坪，三區西豆峪，特別着重於一區君神木河兩個水地的修復，機關、部隊及群衆應廣泛的節約運動，積蓄資財，自六月份起，機關部隊幹部每人一天節約三兩米，事務人員二兩，全體幹部津貼一律節約，每人節省毛襪，手套各一雙，肥皂一塊，共可節省小米一萬零八百斤，並加強伙房炊事員的教育，防止廚房與一切食品浪費，和對公用具的損壞。注意收集廢紙交換辦公文具，在群衆中除發動大量節約外，嚴禁止浪酒殺粉。會後，縣委、縣府即派出幹部二十餘人，分頭下鄉召集勞英及有經驗的老農座談，糾正某些群衆存在着的盲目樂觀思想，動員起來戰勝災荒。（晉質）

五寨新老解放區
耕牛糾紛獲得合理解決

（本報訊）以前敵偽到根據地搶去的耕牛，除自己屠殺、配發外，大部賣給淪陷區群衆。五寨光復後，被搶地群衆跑到新解放區去認牛，大家對敵人的搶奪行爲太痛恨了，開始，見了自己的牛，不說二話便就拉上走了，當地久受敵人壓迫的群衆也感到不敢爭論。政府發現後，立即予以適當糾正，宣佈耕牛糾紛問題需要經過政府解決。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政府更多的照顧到新解放區群衆的困難。因爲根據地生產一半的已安排就緒，而新解放區在耕牛有三分之二原來都是敵人由根據地搶來賣給群衆的，如立刻拉走，對新解放區春耕必有很大影響。根據這些情形，政府對有糾紛爭議兼辦釋，除由敵人直接造成的根據地與新解放區群衆間的對立現象。經過政府耐心解釋，糾紛都順利解決了。現在新解放區的耕牛，除偽軍組織人員直接搶來，自己願意者外，一般群衆在穩當手來的耕牛，都決定等耕後由根據地群衆自己拉回或買回，不使根據地群衆知道應該幫助新解放區群衆生產，愉決的回去，並囑附買牛的人說：春耕時你用吧！把牛好好餵上，將來藍不了你！新解放區的群衆更是感激，說：政府對咱和根據地老鄉就是一樣看待，解決的實在合理呢，從解決耕牛糾紛當中，新解放區更進一步認識了新政權眞正是老百姓的當家人。

靜樂峯嶺底貧苦工農
修堤淤地增產食糧

（靜樂訊）峯嶺底溝門口的二百多畝平地和二百畝地，每年受山洪水之沖毀，損失糧食常在百石左右，該村窮工幾長張二孩因此發動全村貧苦工農修堤淤地，他們每天上午下午挖煤，維持生活，下午修堤開渠。從陰曆二月廿五開始動工，預計五月底即可完成，今年全村增產糧一百石已有保證，三年以後，還可淤出平地一百畝。（閻登魁）

路虎危害棉苗
臨南展開滅路虎運動

（臨南訊）今春天旱，路虎特別多，臨南全縣已展開了撲滅路虎運動。一區勞英曹萬恩接到縣府指示後，立即動員小學兒童四出宣傳，自己也耐心向羣衆解釋，打破部份羣衆認爲路虎是「神氣」，越打越多，只能給牠[illegible]等錯誤迷信的想法，並用算賬方式，啓發大家，如以一個路虎一天吃一顆棉苗，一顆棉苗合出五錢籽花計，一人一天捉一千個路虎，等於每收下三十多斤籽花，羣衆們認識了路虎的爲害，下定了消滅路虎的決心。一區口大川的羣衆，在缺雨的情況下變工，担水點種下棉田，今見路虎爬滿桑樹，桑葉全被吃光，非常躭心自己的棉苗，樹猶葉尾，激動議論起來。四區各村，經過廣泛的宣傳動員，提出「消滅一個路虎就能救一苗棉花」「一個路虎頂一顆黑豆施肥」等口號，各村男女老少都動員了起來，全體開人民學校學生也積極參加。大嶺上村幹部在下鄉中，每人計劃打一斤路虎，並組織互展開競賽。一完小師生每天下午分路外出捉路虎。馮雞峪小學學生一個下午就捉了三斤多。各村羣衆在生產委員會及變工隊長領導下全體出動。曝子墕最初三個婦女變工組開始打後，經區上獎勵，黑板報的表揚，婦女組全體參加，現變工組全羣起響應。二區各村每天下午，捕滅路虎的幹部羣衆，佈滿田野，勞英曹萬恩採用了打一升路虎，在變工組頂一全工的獎勵辦法，黑板報前，每天都有人圍聚看誰打路虎最多，「撲滅路虎」已成爲廣泛性的羣衆運動。關於撲滅辦法，已採用了以下幾種：（一）劉家山是砍上一捆苜蓿，鋪在避風的草坡上，隔上一天捕捉去，就捉得一升。（二）完小的經驗是：樹上搖下的路虎往起爬，用拚子攔毛頭放火燒。（三）在樹腳下用硬掃帚掃，土裏藏的路虎就會掃出來。（四）川是綠的辦法不好，因地下是鹽土，草地綠不死，最好是捉住放在開水裏燙死。完小是每人拿一瓶子捉，捉的放在開水裏燙。（五）把樹枝最好是有花的樹枝插在棉地，晚上插下，第二天即爬滿路虎，可將樹枝上的路虎踏死再插上。（六）用火燒，晚間點燈，路虎一燒就死。（七）樹下鋪單子，搖樹時一撲路虎單子包起。（八）避風地方個個的窩。（劉應光、張子明、樊不屈、李毓林、李榮清、王寶珠）

陽曲一、五兩區羣衆
羣起捕捉路虎圪貍

（陽曲訊）一、五兩區自當止開展撲滅路虎、圪貍、紅嘴鴉子等害虫的運動。舊道村王老太太試種的五分棉花，被路虎吃的盡禿了，她耐心的到地裏去捉，一日捉了十一兩，晚上拿回家餵雞吃。便在變工隊會議上給大家說捉路虎的經過，引起羣衆很大注意，村長提倡用算賬教育大家：一個路虎吃一苗，一兩至少有四百個，一兩就要吃四百苗，大家每人捉一斤，全村三百多勞動力，就可以捉三百多斤，於是大家就勤手捉起來，幾天中捉了十六斤。兒童已捉起號召全縣。縣府已號召，並規定每捉二兩路虎頂一個抗戰勤務。在這一號召下，當即有佛堂坪、槐元村向盤境村發起競賽。捉圪貍是勞英[illegible]講起他發現圪貍吃他的豆苗，就設法打死一個，並活捉了一個。同大家說明：村山畔可以打的地本來，一唱可以[illegible]圪貍的連三斗也吃下，他算了一個賬：一個圪貍一年至少吃一升一千個，至少就要吃十石糧，在他提動之下，全村幾天之內已捉住了十多個，在九月十四日全縣羣衆慶祝中共七大與紅軍攻佔柏林勝利的大會上，號召羣衆開展這一運動，並提出用打假的辦法捉圪貍，提活住圪貍，洞裏灌水使牠死在洞裏。元陽社民兵隊長在大會上號召打紅嘴鴉子，他講：一對紅嘴鴉子一年種約子吃光了全村的豆子，叫民兵用槍打，也可以用火捣毀牠的窠卵，使牠無法繁殖。（李[illegible]）

要認眞行使我們的民權

孫良成

我們晉綏邊區自從敵人手裏解放出來，就開始建設民主政治。一九四一年廢除了封建式的閭鄰長制度，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公民小組，選舉了各組的代表，同時召開村國民大會，投票選出村長，從此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四二年又選舉了參議員，組織了晉西北臨時參議會，成爲人民的代議機關，選出三三制的政府人員，代表了各階層人民的利益，這就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因爲有了民主政治的實施，數年來，無論在對敵鬥爭上，生產建設上，文化教育上，黨政軍民的關係上，都是突飛猛進，得到輝煌的成績，使我邊區的面貌煥然一新。

回憶民國初年，中國政府裝過民主制度，那時的民權是少數人的私有物，非一般平民所公有，其選民資格限制的非常嚴厲，納直接國稅（即田賦）在兩元以上和文化程度在高小畢業者，方得有選舉權；不動產價值在千元以上和中等學校畢業者，方得有被選爲省議員的資格，不動產價值在五千元以上和專門大學畢業者，有被選爲國會議員的資格。所有海陸空軍人及婦女根本沒有選舉及被選舉權。這明明是統治階級利用少數人的民主名義，實行資產階級的專制獨裁。在投票選舉時，完全是買賣性質，呼朋引類，東拉西扯，其卑鄙醜態之齷齪，不可以筆墨形容。所以那時的議會，不是人民的代議機關，實成爲一般平民的工具，因此那時的議員，叫猪仔議員，做補議員，因爲他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統治階級的走狗。

現在我們中國，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各解放區，實行了三三制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照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國初年官僚階級的假民主有本質上的不同。反觀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被壓迫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各界人士不堪壓迫，奔走呼號，要求民主，而國民黨當局始終堅持其專制獨裁，絲毫不予人民以一點民主自由，所以外人評論中國有兩個地區，一個是延安的民主先鋒，一個是重慶的寡頭專制。

我們晉綏邊區，今年又是大選的一年，收麥前，就要在各縣進行村選及邊區參議員及縣參議員的選舉，凡是年滿十八歲的男女公民，除了漢奸、犯罪及被剝奪公民權的同胞，都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但是天賦人權，有精神病的不能享有。我們對於這次的選舉要十分重視，所以無論在抗日工作中、變工互助組、紡織訓練班以及其他場合，在每個角落裏，多方醞釀，那些人是誠心誠意爲民堅決抗日的，那些人是真正爲老百姓謀利益的，那些人是大公無私的，都要仔細考慮，就是要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凡是有功於國家民族的英雄模範，都是我們選舉的對象。我們選的候選人，在好的舞台上比賽，究竟那些人好，來選出真正能代表人民的人，才能使我們邊區民主更發揚，推動全國民主聯合政府的成立，使全國人民在共同努力下，實現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

興縣三區
討論撲滅路虎辦法
幹部學生首先動手

（興縣訊）五月十六日區政府、抗聯、民教共同討論消滅路虎的辦法如下：一、發動羣衆用磁罐揀撲或燒死；二、燒火把路虎子撒在地裏燒死它；三、動員男女老少羣起撲滅，先由學校做起。當天晚上幹部和學生四十多人在高山溝、路旁進行試驗，五棵小樹上，一小時內撲滅路虎一萬餘個。因爲路虎在傍晚時候都聚集在柳樹和草叢中，撲滅時準備好桌、木棒、白布單子，先把白布單子鋪在地上，然後將火或把燈籠放在布單上，搖樹或用木棒打，路虎就向有火光的地方爬或掉在布單上，就可在火光附近的地方撲滅它。（抗聯小組）

嵐縣斜坡解放後
民主選舉村代表

（嵐縣訊）新解放的斜坡村，以民主選舉辦法組織抗日新政權。該村經過政府的貸糧貸款，發現積極份子，成立了農會，然後即着手改造村政權，農會提出最近能爲羣衆服務的八人爲代表的候選人，在村民大會上得到羣衆的贊成，都說：「一是公正老實人，沒錯。」選出主任、代表後，羣衆當即響應政府生產與參戰的號召，有四個青年參加民兵。農會威信也提高了，三個青年農民要求加入。羣衆一致反映：「這下可選好了，真活出來啦。」（白漢德、王英全）

寧縣漫坡村窰工
要求窰主增加工資

（寧縣訊）漫坡村膠障灣煤窰窰主賀某，剝削工人很厲害，工人扭一扣煤，只給十四元本幣，每日工資僅佔勞動成果的百分之十四，而賀某則不勞而獲百分之八十六，致工人每天所得只夠養活自己，根本談不到養家和儲蓄，三月間，工人們會要求扭炭工資，每扭出十四元增至四十元，賀某不但未答覆，反將窰門關起嚇唬工人，激起窰工義憤，經與賀某講理，並提出成立煤窰合作社要求，賀某最後答應了，但合作社成立後，賀某仍千方百計的破壞這個合作社，暗中挑撥工人團結，收買個別落後工人，[illegible]工人們爲了加強內部團結，曾普遍的進行了檢討反省，批評了個別落後的兩個工人，成立了工會，他們說：「今年要來個大翻身！」現在他們正組織附近窰工，準備以實際行動響應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的成立。（于元生）

寧五區圪塔村
研究防治羊生疥辦法

（靜寧訊）寧五區圪塔村（距羊圈嶺五、六里）過去在羊圈嶺敵人據點下，羣衆無心生產，對副業生產更不照管。該村原養羊五百餘隻，從去冬以來因生疥死三百餘隻，損失之羊價約值本幣卅五萬五千元，還少集三百多畝地的肥料。羊圈嶺敵人被我擠走後，羣衆生產情緒提高了，迫切要求解決死羊的問題，五月四日，由村農會召開全村羊主和放羊工人的座談會，檢討羊生疥的原因和研究治疥的辦法，據放羊卅多年的老牧工[illegible]三志說：「羊生疥的主要原因是因爲過去在敵人威脅下，很多人家冬天預備不下餵羊的草，羊每天要餓一半晨，敵人這時有出發消息時，羊主都逃出村外，把羊丟在家裏，第二天吃不飯後還不能回來，放羊工人想按時放羊也不行，加上把羊餓壞了。羊主又不按時發給放羊工人工資，羊工人無心照管羊，兩圈羊下一塊，回到圈沒人照管，又發了熱，結果生疥也就開了。生疥後也沒有隔離，把病羊和好羊隔開，所以愈傳染愈多。」他的發言大家覺的很對，決定最近幾日內就要把所欠工資一律發清，以後的工資也確定按時交給，並要由合作社買藥給羊治疥等。另外研究了怎樣不使羊受傳染，病羊與好羊要隔離等防疫辦法。（趙汾）

河曲 從事實上比較後
瓦窰坡選出村代表

（河曲訊）瓦窰坡村羣衆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有人提議實拔頭好的人，變工打在互助中，精明耐心、識字人，幫助別人、小心寬能，有提寶懷、給抗屬借山墾荒、借心[illegible]、劉兒們開工作、王新發婦女幫助紡車實針，勸婦紡織好。有個人都爲自己心上的人鼓選。選舉結果，寶應小、寶瑕樹、寶滿紅等五人當選爲代表。他們當場檢討了過去有些地方做不到，希望大家多提意見（羣衆當場喊說：「一定的！」）共同把事辦好。（劉致台）

嵐縣中寨婦女
組織起來抽空種地

（嵐縣訊）中寨三周的婦女們，選出能幹的，在不妨礙家生產的原則下，抽空上山集體種地。共十三個婦女，由組長劉梅香領導，種地二十八垧，八垧胡麻已下種。播種時是和牛犋變的工，她們給牛主鋤草或縫衣服，以換牛犋。她們的主要收穫自己幹，預計可產糧十石。（焦同寒、王健民）

嵐縣嶺上
軍民互助開荒生產

（嵐縣訊）嶺上村在村長張志修領導下，再加上二〇六支隊七連的幫助，生產熱情的很高。全村三十二戶，有男全勞動力二十七個，半勞動力八個，婦女二十七個。自開春開始，除跟半的十四人外，都與軍隊變工，參加了開荒，部隊已開過生荒四百多垧，全下了種，羣衆開了三十九垧，正在下種。婦女們則由杜方勳領導，自願組織起來，幫助部隊拆洗衣服，現已拆洗單衣九十三件、被褥二十一床、棉衣七十五件、大衣七件。她們下午都雨坡。部隊除給羣衆澆工外，還每人再幫助羣衆三個工。（楊正三）

二中劇社
在新解放城鎮出演

（二分區訊）[illegible]們說：「六七年了，我們就像在[illegible]一樣[illegible]」[illegible]在八角、三岔、五寨等新解放城鎮演出時，受到觀衆熱烈歡迎。[illegible]都在一萬五千人以上。[illegible]目是「血淚仇」、「新村風景」[illegible]文[illegible]意思[illegible]（王元[illegible]）

六十九支隊厲行節約
電台四個月節省十二萬元

（六分區訊）六十九支隊電台同志厲行節約，從二月份開始至五月底止，共節省合本幣約十二萬元的實洪。又該支隊炊事員老王和張同志把鍋下的碎米和切下的菜都保存起來，在燃料方面，二十八天中便節省柴七百七十二斤半。（官甫、飛沙、石哉）

冀中與太行各地 各界熱烈慶祝七大

擁護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

【新華社電訊】敵後解放區於接獲中共七大開幕消息後，紛紛慶祝。冀中各界在各綫告捷之際，舉行了一九四二年"掃蕩"以來前未有的盛大慶祝會；太行各地人民也到處集會，慶祝七大，熱烈擁護毛主席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冀中各界的慶祝大會是五月七日在博野舉行的，到有饒陽、安平、博野、蠡縣及各分區代表暨羣衆千餘人，子弟兵因在各綫向敵開展攻勢，只有一部份參加。軍區林政委鄭軍長宗冀中軍民熱烈擁護毛主席關於召集各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並鼓勵冀中軍民要更加英勇的戰鬥，但不要驕傲麻痺，要記日寇力量還很強大，殘酷戰鬥還在前頭。

在太行區，武安常各川各村的慶祝大會，打電報請毛主席領導立即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豐泉全體慶祝會也打電報給毛主席說："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打日本，鬧生產，得到安寧與民主的新生活，使我們深深體驗到只有共產黨才是人民的救星。"一位武貴民劉叔貴說："共產黨把我從災荒裏救出來，我全家要跟毛主席走。"武北王家莊婦女郝□說："過去婦女是男人'一匹驢'的妻，買到的馬，只有到了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我才和男人平起平坐了。"道清路南新解放區的農民控訴和痛罵投敵前後的痛苦時說："國民黨軍隊就是會壓迫老百姓，不能抗戰，我們要求立即改組國民黨政府。"陵川二百多知識青年，在座談會上含淚控訴了國民黨軍隊用的經過和勾結敵人屠殺人民的罪行，說他們的"三民主義"早變成了殺人主義，只有改組國民政府，三民主義才能在全中國實現。

陝甘寧羣衆團體利用廟會 宣傳衛生和生產備荒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邊區各界羣衆團體，近利用廟會，進行醫藥衛生及生產備荒等宣傳。延安縣柳林區今年廟會在領導人岳先芳和他的妻子王榮才主持下，進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工作，邊區婦聯邊文協及西北局醫務所均前往協助。邊婦聯以"怎樣養娃娃"為主，向許多婦女一一香客講解婦嬰衛生，一共種痘了三天，聽衆提出了許多保育兒童的問題，都詳細給予解答，大家極感滿意。廟會期間，醫生除在會場為羣衆治病外，又在附近各村子診治病人。今年柳林區廟會的另一新改進，是將羣衆十餘萬元的布施全數投入衛生合作社，作為羣衆共同的衛生醫藥費。慶陽佛花山廟會時，羣衆對於文化團內的"棉花卡圖"極感興趣，都要求帶一張回去，開展植棉宣傳。安塞白楊溝廟會上，助產訓練班還講了許多衛生常識，並請孕婦包、紗布、棉花送給孕婦，孕婦爭先來要的孕婦再去燒香。一個婦女對助產班同志說："這個娃娃是大了，要一定給你們當乾媽一。"延安市清涼山今年廟會中，都是宣傳防旱，並由王區長親自主持下舉行祭……

安回家，因為他們被國民黨抓去當兵了。當朝廟完畢，他們便自動的集聚起來，與邊區人民交談，他們說那總統的抽丁、派捐款是吃人民的兩條毒蛇，邊區源陽縣副縣長會給大家講話，他將自己的一生經歷從舊社會裏當長工換打受罵直到新社會裏當鄉長、副區長、縣參議會副議長、縣長，受到人民的歡迎等，一件件的講給大家聽，聽衆不斷的鼓掌。

晉冀魯豫邊府通令 嚴查敵寇盜買存銀

【新華社太行二十六日電】華北敵現正高價盜買民間存銀。平漢沿綫邯鄲等地，白銀一元能換偽鈔一千數百元，並以特務漢奸潛入我解放區收買。本區各地目前白銀走私現象頗為嚴重，林縣邊任村在五天內即查獲走私銀洋一千五百元。現邊府已通令各地嚴查，並規定將[illegible]一半提獎。

戴高樂將訪美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巴黎訊：戴高樂將軍在其內閣一致支持下，已接受杜魯門的邀請，決定訪美。但在啟程以前，將首先處理一些緊急問題，即確定市政府選舉結果及實施重大勝利，內閣必須有若干改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共產黨員，可能被邀參加政府，而情報部[illegible]將[illegible]。

榆次邊沿區大聯防 突擊下種保衛耕作

根據地游擊區淪陷區勞武結合

【新華社太行二十四日電】邊沿區軍民正創造各種勞武結合的方法，突擊下種，粉碎敵破壞我春耕陰謀。武鄉四區某村在半月內遭敵六次奔襲，均被該村民兵擊退，平時該村互助組採取突擊下種，都選一精幹民兵擔任放哨，史士成等並實行夜間下種，三晝夜下種十三畝。現該村一千三百畝土地已完成下種三分之二。武安縣某區近也不斷出擊，我為保衛邊沿區耕種，特集中主力某部，配合區縣隊與民兵，組織游擊集團，圍困五吳谷等敵據點，布下地雷陣，使羣衆安心春耕。榆次邊沿區亦創立了三種地區（根據地、游擊區、淪陷區）的互助大聯防，他們以根據地某村為中心，成立聯防委員會，下分：（一）情報聯防：由三種區的村幹部參加，建立情報網，使區、村互助組間的情報靈通，且也能管勞力；（二）作戰聯防：各村武裝劃定作戰地區，以民兵為中心，組成游擊小組，與游擊區小組結成游擊網，形成作戰隊，民兵更組織掩護隊，深入敵後騷擾敵人，主力也組成小部隊，這樣可至敵人的各個擊破；（三）生產互助聯防：組織三種地區的人力畜力大變工，以區為單位，成立統一的生產指揮部，各村選出幹部和人，以村口為單位，一區一小組，一村一小組，十組一小隊，平時互助組採取分散的一系五，牲口的小變工，必要時進行十幾口牲口的大突擊。在這種大聯防下，根據地羣衆支持與發展了游擊區與淪陷區羣衆的對敵鬥爭，同時減少了邊沿地被敵包圍的危險。

殺人魔王希姆萊自殺

南好米海洛維區被捕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路透社訊：歐洲殺人犯希姆萊，已於二十三日夜十一時四分鐘在英第二軍總部自殺。希姆萊係於二十一日在布列門那斯德作英第二軍逮捕下獄，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加時，希姆萊化名為特拉菲爾，右眼被罩住，鬍鬚已剃去。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合衆社訊：前南斯拉夫軍政部長米海洛維區已為盟軍捕獲。去歲四月中，他與德國簽署賣國協定，企圖以為鐵聯合部隊對鐵托元帥作戰，除德軍抵抗的失敗，該使該協定毫無成果。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據塔斯社訊：塞爾維亞人民法庭於五月十八日審判第一批的三十八名戰爭罪犯。被控者有戰犯第二軍團長馬齊克及羅軍在塞得茲城衛成司令特萊爾得安等人。他們是大多數的主要罪行人，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下旬在塞格拉杜殺害了五千多蘇聯人民，其中有婦女兒童老人及病人等。

在民主政府推動下 濱海羣衆打井防旱

【新華社山東廿八日電】濱海訊：今年濱海各地大旱雨缺，秋苗不旺，在民主政府號召下，羣衆已改變往年靠天吃飯的思想，打井防旱。莒南某區自駐軍各機關幫助打井後，某某等三村已打井三眼，可澆四百畝。莒中新解放區某村因天旱，羣衆拜神求雨，該縣王縣長聞訊後，即親至該村宣傳打井，並親自領導打了一丈深的大井一眼，縣府機關也說："要是有神的話，縣長說不讓你了！"莒南劉家莊羣衆不願打井，幹部便抓緊以下的事實進行教育，使他們慢慢的體驗到打井的好處，即五年前有一次年成不好，先舉後澇，一畝高粱只打二三升，全莊竟有十三戶逃荒下關東、下江南，但中農劉紅幾卻不靠天吃飯，打井種莊稼，結果得像雞尾巴，拉了也得飽滿，他一共打了兩石多糧食，養活了全家十八口。現全莊已打好十井十眼，棉花都是用井水種的。

貫徹思想教育 與減租生產結合

太行偏城萬谷城村

【新華社太行二十六日電】偏城萬谷城村莊，今年貫徹了思想教育和減租與生產結合方法，使減租與春耕大運動勝利完成。該村最近開始減租時，在大部羣衆和中農、別村幹部中，還存在着單純的經濟觀點和平均主義，幹部針對這種現象，就趁着赤貧戶們所組織的互助開荒隊上山開荒的機會，在參加他們的開荒，和用生產開展說服，進行思想教育。晚上，他們就在各個戶會中討論所存在的問題，把錯誤思想，即由檢查了進步起，開新組織減租委員會，把佃戶地主都集在一起，心平氣和地講道理。會上佃戶們除傾吐自己過去所受的壓迫和剝削情形外，並在一些問題上因照顧地主的生活而自動讓步，提出些不合法令精神的要求自動取消，因此地主們大受感動，有些地主當場就說："過去是咱違背了法令，對不起政府和大家，現在把吃租吐開一了，心裏實在痛快。"於是許多問題都按照法令解決了，過去解決得不適當的，也重新正確的解決了。在開會解決問題前，幹部們都先召集佃戶們徵求他們對解決問題的意見，同時在討論中啟發大家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思想，不要認為減了租就等於翻了身，因此緊接着減租運動，他們就組織起互助，把自然村轉入生產運動。現萬谷城除一戶外，不論地主富農佃戶都自動的參加互助組，突擊春耕，全村土地已於二十日全部下種。

國民黨當局所謂「民主」運動的真相

（一）出版之命運——從統治到強佔

就近兩月大後方的報紙、雜誌上看來，檢查機關的"積極性"可說是已經接近頂點了。以新華日報為例，差不多每天都有大批稿件遭受無理的扣留和刪削，編輯部為使作者、讀者明瞭真象起見，經常登一些聲明被扣的啟事，僅就三月三十日、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三十日三天啟事中，即有被扣稿件：是明文化界關於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新聞自由在那裏，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對時局宣言等十五件，還有稿件差不多都是文化界政界及其他方面對於當前所應特解決的民主與團結問題所發表的評論和建議。對於其他民主份子的報紙、雜誌，檢查機關也毫不例外的加以苛刻的檢扣。例如"中國農民"雜誌最近發表啟事稱：該刊五卷第一期為農村民主專號，原稿有三分之二被審查機關扣去，所以不能按期出版。在雜誌被扣的稿件中，有一篇是蕭廖教授所著的"蘇聯農村改造理論的發展"，其中並沒有一字涉及中國，就在官方高唱"改善中蘇邦交"的今天，是特別耐人尋味的。此外，得以表明出版的"民主週刊"，也因遭禁本一期的被扣，在三月三日出版的期中，前兩頁幾乎全部開了天窗，這方不滿和憤怒，甚至立法院長孫科先生四月三日在重慶青年會公開講演中，也憤激的抗議道："現在就連人民國，為什麼人民不能講，不能曉得，也不能發表意見？一一檢查老爺使我們變成法西斯政府了！"

當政者並積極推行其劫奪"異己"報刊的行徑了。緊接在成都"華西晚報"被武裝搗毀的事件之後，他們又特派"中央日報"一個"強行編輯"接收"新蜀報"。新蜀報為鮮英、金滿成等四川人士所創辦，已有廿餘年的歷史，國民黨反動派對該報嫉視已久，在去年就曾一度圖謀篡奪，並在中央日報發表了所謂新蜀報"董事會"的啟事，當經該報主辦人鮮英等痛加駁斥。這次實行武力劫奪的情形，在沈鈞儒、沙千里等四大律師代該報社長鮮英先生發表的一緊要啟事中說："……近因該報內部經理部發生糾紛，竟有某方利用機會，將不得已之處置，不料竟有暴徒，強行侵據各部，並強佔印刷廠，僭充負責人，宣佈該報委員會，啟事，擾亂聽聞，藉口償等。……"一般常常所在之地，竟有暴徒白晝行劫，而官廳置若未聞，監看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是誰在策動與發使……

們的背後率領操縱了。

國民黨統治法西斯式的毒手，對於書籍雜誌也不放鬆。這種橫先生的一延安一月"一在新民報連載時，已經不過日檢查過，出書時又經檢查一次，已經通過，最近又要重行送檢，最近又久因為道路太遠，一律准發行。還不算，新規定，印刷店、書店一般登記之外，並須申請手續外，除了原有的在地主管官署審查處審核合格，發給許可證，才能營業。第二、內部組織及營業範圍如有改更，應呈請主管機關核准，甚至連變更資本額、店員也得呈報主管備案。第三、未經審查過的稿件不准承印。第四、除商業會等業務會議之外，如學毛的法令中，每項後面都規定了一定的期限，否則對書店、印刷廠等無自主、自動的餘地。這雖然還沒有達到其"一個書店一"一個印廠"的目的，但也已相差不遠了。（未完）

法戲劇電影企業工人 罷工抗議過高稅率

【法新聞處訊】法全國戲劇電影工人聯合會命令各戲劇與電影企業工人於二十四日實行罷工，反對代表孔拉斯方面的某些議計，並反對迫使許多劇場電影院關門的過高稅率。

敵後文藝運動的新收穫

——讀晉綏邊區「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馮牧

編者按：去年邊區「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於今春已先後印出單行本，這些單行本到達陝甘寧邊區之後，解放日報五月六日第四版曾刊登本文予以介紹，特此轉載，以饗讀者。

在去年的抗戰日報上，我們曾經看到晉綏邊區設置「七七七」文藝獎金，及宣佈了第一批獲獎作品的消息。據抗戰日報的介紹，這些作品，「在內容上都能符合於當前邊區的政治任務，切合邊區羣衆的生活；在形式、技術上，大都能夠普及，爲羣衆所喜聞樂見，且多樣化。」

但是，由於交通不便，直到最近，我們才看到這些得獎作品的單行本。單行本共十種：「王德鎖減租」（鄉劇）、「大家好」（秧歌劇）、「新與舊」（小說），「張初元的故事」（故事）、「新窗光景」（歌舞劇）、「閙窮一日」（鄉劇）、「勞動英雄回家」（秧歌劇）、「轉移」（報告）、「侯圪且和他的少年隊」（童話）、「打得好」（話劇）；雖然還不完全，但已經包括了其中最主要的作品了。

讀着這些印刷得極爲精美的小冊子時，我們時時都感到一種難以抑止的欣喜，可以並不誇張地說：這些作品，不僅是晉綏邊區文藝運動的重大收穫，而且也是敵後根據地文藝運動的極可珍貴的收穫。這收穫，不但是由於晉綏邊區近年來貫徹了減租生產政策，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對文化的需求逐漸迫切的結果，也是由於晉綏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很好地執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政策的結果。

這些作品，首先，它們給我們一個觸目的印象，就是其內容的豐富和多樣性；它們不但尖銳地反映了當時當地的政治任務，而且是從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軍隊和人民怎樣爲執行黨的和抗日政府政策而鬥爭；它們不但反映了人民的減租鬥爭、對敵鬥爭（「王德鎖減租」、「侯圪且和他的少年隊」、「打得好」），也反映了在敵後根據地正在蓬勃開展着的生產運動（「新窗光景」、「勞動英雄回家」、「大家好」）；不但反映了敵後八路軍在戰鬥和生產中的英勇、堅強，也反映了它的團結、緊固，以及和老百姓之間的一家人似的融洽（「轉移」、「大家好」、「閙窮一日」）；不但反映了在新社會中人民是在怎樣地成長和被培養成英雄（「張初元的故事」），也反映了在舊統治下人民是怎樣受摧殘，被統治者推入痛苦的深淵（「新與舊」）。

這些作品中的無論那一篇，都寫得生動、新鮮，很少給人以用抽象的說理來闡明作品的主題的概念化的感覺。看了「王德鎖減租」這個劇本，誰都會看出它是爲配合當地的減租運動而寫成的，但是，不論誰看了它，都會承認這個戲不但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着不下於前者的藝術價值的。這是一個藝術品。作者爲我們繪了一幅在減租運動中廣大農民羣衆和頑固地主作鬥爭的鮮明圖畫，它不借助於任何抽象政治口號來說明主題的中心，而是通過了人物的形象來表現當前的現實，通過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來說明減租運動的重要及其解決的道路。在這個戲裏，地主趙卜喜、安分守己和王小腦袋的農民王德鎖、滑巧而擅營的二大流趙拴兒，都寫得相當出色；一般被認爲難於表現的農民羣衆場面，在這裏也有着相當成功的處理，如第四場的農民大會和第六場的減租會，就不但不給讀者以紛亂浮掠的印象，而且由於作者在羣衆場面中更着力於人物刻劃的原故而給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秧歌劇「大家好」是另一獲甲等獎的劇本，它的主題是想表現在根據地遊擊軍隊、民兵、老百姓是如何親密地團結在一起：戰鬥、生產、生活。較之前一個戲來，「大家好」有着更多的戲劇成份，有着更多的細膩地描繪人物和生活的細節的機會，充滿着全劇的，是農民生活以及他們和軍隊的關係的自然而細緻的描寫，它使全劇雖然顯得有些散漫和平泛，卻滿溢着生活的真實氣氛。這也就是爲什麼雖然這個戲中的人物並不十分凸出，卻還能生動地表現出它的主題來。

這些作品，儘管它們形式還不能完美，有的甚至不免粗糙，但是，在它們中間，最先使人感覺到的，是豐富、新鮮、闊動的生活，而不是精工細雕出來的形式，因此，它們大都具有深的、自然流露出來的感人力量。我們再來讀孟繁彬同志「轉移」時，這是一篇報導了敵人在冀中大「掃蕩」時，我們一支部隊如何轉移，如何對敵人正面搏鬥，如何突圍完成了預定計劃和眞實的報告文學。雖然人們可以在這一作品的形式上挑出一些瑕疵來，但是，不管這些，它仍然是一篇成功的作品。我們曾讀過不少寫敵後戰鬥的作品，但具有「轉移」這樣的特點的，我們很少見過：它爲我們描繪了一幅敵後正面戰鬥的壯麗圖象：它寫出了在敵後的生死鬥爭中，八路軍的戰士和指揮員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正如作者所說：「在這情形下，人們的意志和心腸變得像鋼鐵一樣硬了。」它寫出了在艱苦的情況下，幹部對戰士、戰士對幹部，具有着何等深的生死與共的手足般的感情。作者彷彿把我們帶到了正在作殊死戰鬥的戰場上，到處是子彈的呼嘯，遍地瀰漫着砲火揚起的灰土，周圍是無數戰士的堅毅然而堅定的臉孔。在火線上，政治委員揹着背包來回奔跑着，一顆砲彈把他掀倒了，他從地上爬起來，抽去臉上的土，喊道：「堅持呀，不要浪費一顆子彈！」在最前面，老伙伕班長忍着傷痛，一面喊着一面挺着刺刀衝上去；他終於奪得了戰利品歸來；但是，一顆砲彈又把他打倒，一顆彈片啃去了他臉上一片肉，而他揹穩了牲口和搶挾：「我騎上別人就不能騎了！」「一步一拐地跟着隊伍闖出了重圍！」……。不要非難這些作品，說它忽略了某些瑣細情節的描寫，當人們隨時都在戰鬥，隨時想着怎樣殺死敵人、保全自己，或者必要時和敵人一起死，你是沒有理由要求他們做更多的心理活動的。

這裏是另外一篇作品：李欣的「新與舊」在所有的作品裏，這一篇要算是在形式上最完整最有特色的了；雖然在開首的時候，作者抒發了過多的個人議論，而使中心稍微渙散，然而並未妨礙它對這新舊主題的鮮明的表現：舊社會如何使人流血、流淚，而新的社會又如何使一個「標緣在脚底下的莊稼漢」變成一個「打得、說得、做得、寫得」的革命幹部。貫串着這主題的中心的，是機槍班長張志仁的故事。在舊政權下，他是一個給人攬工的安分的貧農，他除了「一年辛苦打下的糧食一多半都叫財主奪去了」之外，他還得隨時忍受突然襲來的不幸：他曾經被不戰而退的「國軍」們吊打，他的老婆曾經被駐在村裏的軍官勾引，而且爲了這，把他迫送到遠地去出差。但是，在那光景下呵，這一切只能使他「看在眼裏，恨在心裏」，有時候，一肚子氣就發洩在自己老婆的身上，關起門來把這不幸的女人痛打一頓，但是，打完之後——

「卻又抱住那遍身鱗傷的老婆哭了，他們把苦痛流在眼淚裏，他們哭了很久。」

「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呢？」老婆問着。

「不能這樣過下去了，」他回答：「我要當兵去！」

這樣，在踴躍的參軍運動裏，他參加了八路軍。但是，他的家庭還在黑暗的日子裏殘喘。在一次「掃蕩」裏，他老年的母親在敵人蹂躪下受了重傷，隱到這消息，他連看也不看一下就去參加了正在進行的戰鬥。在他的領頭督率與鞭策之下，他們攻下了他所生長起來的村子，而且，使它很快就變成了根據地。接着，新的生活開始了，「借還了，」地也贖了，」而且，還建立了家務，「想不到的都有了。」這就是「新與舊」這篇小說所表現了的。雖然，我們也許有理由說，作者對新生活的成長的描寫還不夠深刻，但是，無論對於舊日的充滿着血淚的生活的表現的豐富和動人上，無論它所攻的由一個軍隊幹部的講話口氣來表現人物和故事的活潑而新穎的形式上，它都是一片成功的作品。

最後，我們必須着重指出這些作品的另一共同特點，那就是：語言的生動、自然、有地方色彩而不過於雕琢。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優點。一般說來，雖然地方語言常常會因爲對於當地人民生活了解得不深入而使得有些地方語彙成爲一種奢修，一種貼上去的文字上的裝飾。而這些作品，包括這裏未着重提及的，卻很少給我們以這種感覺，雖用它們大都是用山西土話寫成的。這裏，我們摘引「張初元的故事」中的一段作爲例子——

「——他從小就是受苦受難，熬顛大的。八歲上，就當了織毛口袋的工人，俗話說：僱到的徒弟買到的馬，由人家喂來由人家打。換打受氣是家常飯。——後來又給財主們當了關中放羊娃，整年整月，在那荒山野林裏，伴着不會說話的牲畜過活，牲畜吃的家畔家畔人人印餓成個黃臘臘的。掌櫃的不把他當人看，一般話三瞪眼，開口就罵，伸手就打；那陣子，小孩孩，哭了的比屎了的還多呵……」

這是何等生動，何等富有地方色彩，而又何等自然和平易的語言！可以肯定，除了對於當地生活有着深深的情感和熟悉以外，我們是不可能想像出這樣的語言來的。同樣可以肯定，這些作品的語言之所以能寫得新鮮、生動、自然，證明了這些作者對於所表現的生活，都是有着相當深的實際體驗。

限於篇幅，對「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只能作如上的簡單介紹；這些作品的創作和出版，有力地說明了晉綏邊區文藝運動的成就。同時，它們也說明了兩件事情：第一、它們證明了：在敵後根據地，生活雖然艱苦，環境雖然動盪，但只要我們能夠正確地執行當前的文藝政策，我們還是有充分的可能創作出好的文藝作品來的。晉綏邊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出色的例子。第二、它們證明了：不是專門從事文藝工作的同志們，只要他們有豐富的實際鬥爭生活，有一般文化水平的文學修養，他們就可能寫出動人的眞實的作品來，而且也只有有着豐富的實際生活的人，才可能寫出成功的、動人而眞實的作品來。據抗戰日報的介紹，「七七七」文藝獎金的獲獎作品，有很多都是由沒有很多文藝修養而且文化水平也不高的同志寫作的（如寫「轉移」的孟繁彬同志和寫「張初元的故事」的馬烽同志都僅僅上過高小學），他們所以能寫出較成功的文藝作品來，主要的是由於他們一直都在參加實際鬥爭的結果。又如，晉西北著名的豬羽泰的民兵同志們，也曾經把他們親身戰鬥的經驗編成了相當成功的劇本。由這些例子，我們可以斷言，只要我們的文藝政策執行得正確，我們是可以期望從他們那裏，從廣大的根據地人民中間，產生出更成功的作品來的。

日閻合辦的特務武裝

（離石通訊）

四月二十日，離石敵人成立了一個特務武裝組織，叫做「晉西北肅共鐵血團」，僞團長是敵人忠實的漢奸賀煥之，他曾經說過：「就是我父親接洽八路軍或知道八路軍情形不報告，照樣殺死他！」這個民族的敗類是如何的喪心病狂啊！僞團員共一百一十多人，共由閻錫山軍隊和當地地痞流氓組成的「特工隊」和「剿共軍」，實際也就是閻錫山勾結敵寇，爲敵寇屠殺晉西北人民的工具。這個「鐵血團」和閻錫山保持着密切的聯系，閻錫山的離石寊山辦事處政衞團組長林鳳岐，又帶了十八人十一枝槍去參加，人槍絲毫不動的編入僞團內。後來閻錫山軍的辦事處主任楊文英去信說「槍帶的太多了」，賀煥之就給送回去四支；閻方人員經常進出僞團，如「一家人」。

這個日閻合辦的「鐵血團」，在我邊緣區專門進行特務破壞活動，爲了我軍民更有力的予其以致命的打擊，這裏特將其陰謀活動之一施加以揭露：

一、在村裏指定老百姓強迫送情報，自該特務武裝成立以來，馬家村、吉村等五個村，已有九個老百姓因不願背叛祖國出賣良心被屠殺。

二、公開搶掠，不論金銀財物或破銅爛鐵，一看在眼裏就搶，賀煥之自稱「我的經費就靠這個。」僅最近在馬家村一帶，即被搶五次，爲數達二萬元白洋。

三、活動方式：一兩人、三五人，化裝成擺小攤的商人、扛着鋤頭的農民、或提小籃子的走親戚的，至多也不過三十個人。出來後即秘密告知各村的特務偵察我方人員，遇到我方人員即令拉攏釘梢，報告僞「鐵血團」。一天，我偵察員在某村遇到一個特務假裝叫他進家休息，幸而他剛進去就發覺了，他機警地立刻就走，後來僞「鐵血團」果然來了。

這個僞「鐵血團」除進行僞化陰謀外，更專門對付我武工隊、偵察人員或單獨工作人員，一接到特務報告，就在夜裏也出來。如果遇到我部隊，搶一響，就像狗一樣夾着尾巴掉頭就跑。望我軍民隨時提高警惕，以粉碎其陰謀。

痛悼恩人劉克勝

楊弈

聽說武工隊上的老劉英勇犧牲的消息（按劉克勝同志是臨南某武工隊的，一月十一日在戰鬥中犧牲），像一把利刀刺進我的心窩。他對我比父母還親十倍。我原是個二大流，酒、嫖、賭，無一不幹，將財產賣盡，把父親的氣走了離東。去年二月，覺得實在沒有面子再在村裏住了，暗地準備要往外跑。也是我不該倒霉，正在這時候，老劉來到我村，勸我改邪歸正，好好生產，並借給我一斗糧。但我下定決心要跑，換了白紬褂子，三幾天就稍跑完了。可是老劉沒生氣，勸說了一頓又借給我一斗。這種誠心感動了我，我打消了往外跑的想法，只是洋烟戒不了。老劉怕我偷的抽，搬到我家來住，有時我已睡着了，他還在勸說我。在這種嚴格幫助下，大煙也戒了。三月裏人家開生產，我沒有地，他幫我租了二十畝半地；沒錢，他給我到處拾闆鞋燒灰；鋤地時，他給我抓着下糞。三月以後，他被調到更前面的村子工作，從此我們相談的機會就很少了。但我心裏時常想：政府和老劉對我這樣好，我如果不好好勞動，秋裏打不下糧食，怎麼對得起人家呢？所以我很用勁，有幾次腳和腿已腫了，一想起老劉的幫助，還是忍痛硬幹；最後能受了，去年打了五石糧，又買了二十畝地、七隻羊、一頭牛、一頭驢，大家選我當了勞動英雄。我翻了身，父親也從離巢回來了。我能有今天，完全是政府和老劉對我的幫助。我重生了，但他被可恨的日本鬼子殺害了。我一生經過許多悲哀事，但還是頭一件使我最傷心。今後我要好好生產，把全村的事辦好，和老劉幫助我一樣去幫助別人，來紀念我的恩人。（梁明代筆）